

臨川先生文集

十七



鄂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賀慶州杜待制啓

賀運使轉官啓

賀鈐轄柴太保啓

賀知縣啓

上宋相公啓

上集賢相公啓

上梅戶部啓

上杭州范資政啓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上泉州畢少卿啓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上明州王司封啓

上運使孫司諫啓

上發運副使啓

上李仲偃運使啓

上通判啓

謝范資政啓

謝知州啓

謝隣郡通判啓

謝葛源郎中啓

謝林中舍啓



謝徐祕校啓

謝林肇長官啓

荅林中舍啓二

荅定海知縣啓

荅戚郎中啓

上樞密王尚書啓

與交代趙中舍啓

與張護戎啓

與譚主簿啓

上范資政先狀

謝許發運啓

謝王供奉啓

荅馬太博啓二

荅沈屯田啓

荅陳推官啓

賀集賢相公啓 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作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 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作

賀昭文相公啓 代宋宣獻公作

謝及第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以恩兩觀備任一州以無能之賤身在有道之深庇  
衣歸之志已結於東南詞問之儀當塵於左右某官



爲國瑋器有時盛名久矣踐更之勞此焉寄屬之重  
傳節所在神民具依膺時維休介福有裕約齋上露  
將前受於指令請祝下風唯更加於調護

賀慶州杜待制啓

伏審拜命宸章作藩侯閫凡假聲猷之重居深慶蹈  
之懷恭惟某官華國粹賢逢辰吉且以儒雅飾治術  
以器業結上知樹績計庭之司飛榮書殿之祕吳都  
按部聳群吏之廉隅陝服登車峻列侯之風采國家  
以邊城之寄戎路所圻眷內閣之近班督帥臣之重  
柄申伯宜力方維屏以顯庸韓侯獻功即介圭而入  
覲佇叅駸駸以協具瞻北律方嚴冲真尚遠希上爲  
宗社保固襟靈

賀運使轉官啓

躋榮中旨進秩郎闡服顯命之襲優竦輿情而驪抃  
某官器博以遠道粹而明學際天人之端識通治亂  
之本紬祕延閣劇外司彼方碌碌以巧圖此獨安  
安而養正恬於所守人之難能本朝推越次之恩旌  
非常之士遷左兵之名部實文臺之美資矜飾端廉  
敦厚風教尚煩使節之寄以漸台袞之榮某側聞詔  
聲阻隨賓慶瞻望英重云云

賀鈐轄某太保啓

榮拜恩章總持師柄伏惟慶慰竊以一都會之府二  
浙統於權維諸刺史之兵五符歸於節制國家以安  
娛之地域民甚於富穰備豫有經置使新於紀律宜



得魁壘之士以雄鎮領之方恭惟某官器範端良機  
守強濟出天淵之貴而自任清節持使介之重而素  
高能聲此孰朝僉遂董戎寄韜謀成俗坐肅於南州  
軒陛圖功即膺於寵數屬關掌於支郡阻面慶於賓  
榮瞻企風稜豈勝欣悚

賀知縣啓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庇庥良增欣抃恭惟某官  
資性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  
之後自歷煩任壑施幹材美聲聞于帝聰佳器稱乎  
國寶是乃拜綸綍之命殿子男之邦凜乎清風聳是  
群望操刀之能製錦素顯殊勲彈琴之不下堂行聞  
異政

上宋相公啓

此者冒躋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  
之意干磨爲吝震疊于懷會走幹之鼎來辱騰書而  
寵荅優爲體兒略去等夷緊獎予之大隆滋回皇之  
失次恭審鎮臨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護興寢  
伏况某官風華靈茂天韻闕深早冠冒於士人亟奮  
翔於朝野讜言善策發爲天子之光厚實美名布在  
輿人之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塹之上游地接京師  
聊倚諸侯之重民瞻崑石方圖師尹之賢曾是頑踈  
終然庇賴尚茲嬰薄未即趨馳

上集賢相公啓

爲吏南州抗塵末路處洪鈞之大器小以自持瞻英



袞之尊蹤孤而難附恭惟法宮議道賢業熙天變精  
稷之至和納亨嘉之盛福伏惟某官乘堪輿浩直之  
氣爲廟堂倚平之材逢辰清明登策高妙垂紳近署  
之列直筆中臺之端龍閣之富圖書密承顧問蜀部  
之風教化遂協都俞遽促鋒車入叅駸駸旋屬園虛  
耀狼角之色狂寇毒清河之民擊義節以請行先堂  
兵而制勝淮西入命晉公大宣慰之名朔方耀威子  
儀開幕府之盛盡劉大憝入奏元功式尊通宰之榮  
上正文昌之坐方將圖講熙事修舉治綱坯冶一陶  
輔成於醇化簫勺群慝躋格於太寧顧惟立進之微  
獲此莊暉之下伏希上爲國體保固台嚴西首鈞庭  
下情無任云云

上梅戶部啓

某一涯承之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傾於風美欽  
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奧學不天懿  
文華國躋榮膺仕逢吉太辰由郡署之階擢臺端之  
要公毅執法而邪孽不好謹明盡規而權綱自正疇  
咨心術之具往貳計侯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  
轡問俗訪山水之昔遊文石疏恩即楓槐而日見入  
持政訥允副民瞻屬臨懷益少之辰尚遠隆堂之拜願  
臻頤衛前對寵光

上杭州范資政啟

某近游制壤又揖孤風當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  
地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縹星之文借談端而飾



物羈瑣方嗟於中露逢迎下問於翹材仍

復見牢之之舅茲惟雅故少稔燕閒言旋桑梓之邦  
驟感神庥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之  
孤風但傷閒閣懷台貫序虛白調神檮頌之私不任  
下懇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某位貌閒殊風規高遠思賢百舍無階贊見之儀承  
乏一涯彌闕門牆之便恭審鎮臨會府燕息黃堂  
銘書清道環天粹伏惟知府龍圖巖廊佳品時棟上  
材達亨會於凝旒躋榮階於近署龍圖司祕閣之奧  
使臺峻右陝之邦均逸方城爲國巨屏帝暉溫辟召  
還即對於清光台座燦煌圖任必歸於舊德蕭辰方  
肅宇蔭尚遙伏希上爲治朝保和福履

上泉州畢少卿啓

自去容暉何嘗候問竭來亢局顧委瑣之自爲陰想  
价藩知崇高之難附伏審履和嘉月靜事雄堂訟銘  
晝清道環天粹恭惟知府凝姿恬懿遠器廉深出相  
袞之名家而無重衣之逸領使符於壯齒而無巧宦  
之譏全德所高上意必簡方將治成坐鎮擢實近班  
習練臺閣之規光大勲業之舊某最惟孤苦夙佩獎  
知短羽卑飛已甘心於枚粒陰虬自躍思遠耀於風  
雲尚遙堂下之趨益切城中之詠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懷德名之重竊伏猷爲仰庭角之姿何嘗贊見敢謂



玉堂之彥時飛寶刻之立日垂青塵容過形謀柄外惟榮佩中所銘藏恭惟某官挺不世之資敦絕俗之器敷揚大業陟降泰庭演潤壘坡光大訓辭之美保釐天邑具瞻表則之材屬邪正之彙連亦勞逸之均致銀符補郡聊福於民艱臨聽贊謀即稽於天若某海濱承乏宇蔭未趨伏希上爲本朝精調均履

上明州王司封啓

伏審使旌來臨州部犯江湖之重阻留淮楚之近藩令德所存明神來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恭以某官國之老成士所素仰入參省計出擁州麾竊聽海瀕之謠迎貪善政特憂朝右之計思得壯猷曾無幾時遂去茲土某竊邑無狀甚身有歸

上運使孫司諫啓

近者承顏使袞獲拜於真賢恪次海濱已虔於命署顧賦材之艱拙藉容厚之庇存蹈景爲懷向風增悚某官清機昭理大業鎮浮以謨明抗論諫垣以才識典校仙藏赤裳按部一新廢置之綱文石疏恩即還清切之禁伏冀爲時寶練延國寵章

上發運副使啓

海濱重複天韻闕踈想經制之會煩固和倪之粹隱恭惟某官材爲時棟名著吏師澄清廢置之綱仰給兵農之入寢戎久次即冠近班屬陽月之屆和諒福基之敦裕未涯拜伏益用瞻祈

上李仲偃運使啓



伏念某得邑海瀕寄身節下操舟取道持版過庭自顧下寮之愚敢扳先子之雅坐蒙高義曲借巨顏載惟恩私有過分願去離門守來造署居取庇自今馳情無遠要之蚤莫唯是曠官之憂庶也始終不爲愛己之負歲時回薄氣候汪寒明賢之姿休福所嚮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上通判啓

飈馳歲事斗曠音塵詠德所深搖旌曷諭伏審某官陞華儲幄顯被於王靈貳政侯藩益隆於宸寄忝守官於支邑將仰苙於公材欣抃之誠倍萬常品

謝范資政啓

竊聞大化瞻若重霄執訊隆堂近修於常禮占辭記室屢致於尊光賜逾褒袞之榮仰極高山之詠恭想鎮海都會宣國福威御六氣之和薦百嘉之祐伏惟某官道宗當世名重本朝思皇廊廟之材均逸股肱之郡即還大政以澤舍生某容跡海濱被光台照童烏署第夙荷於掄揚立鯉聯榮復深於契眷幸當棲庇以處鈞成

謝知州啓

某攝承人乏附麗德輝顧庸陋之無堪辱庇存之光厚終逃官謗得近宸慈希驥仰高惟日爲歲恭惟布宣善治樓有太和伏以其官美業內充懿文彌飾傳會升平之世躋陞通顯之官風問日隆寵靈交至漢廷下詔方尊千里之師謝守論功當爲九伯之冠行



登近列允副僉言秋氣正剛風華漫遠層依構頌倍  
萬等倫

謝隣郡通判啓

某備官於茲聞問之久非席趨承之舊難陳嚮慕之  
私敢圖高明過自貶損授之溫教獎以謙辭惟茲感  
銘其敢志去進德之盛知名於今當衰以遷可拱而  
埃仰惟自壽下副所瞻

謝葛源郎中啓

伏念某受材卑少趨道闕疎時所謂賢少焉知慕矧  
先君之德友實當世之名卿唯門牆之高未始得望  
故竿牘之襲無容自通如其仰望之勤豈有瀕吏之  
閒敢圖風誼親貶書辭追講前人之懽坐忘介子之  
醜拜嘉已厚論媿則多恭以某官邦之耆明朝所貴  
重聲舊行乎四海勢猶屈於一州雖牧養之仁士民  
猶賴而褒升之寵日月以頌唯茲恣愚其幸茲賴伏  
惟爲道自愛副人所瞻

謝林中舍啓

鄉風有年修問無所維家伯氏得婚高門顧惟幸會  
之多曾是趨承之晚比問州邸去改縣章治所相望  
私誠甚喜謂宜朝夕可布腹心敢圖高明見遇勤恪  
先賜撫存之教曲加獎引之辭雖睦婣之風可以厚  
俗而貶損之意有如過中言觀以思頗恐且媿餘暑  
謝去薄寒來歸吉士所居明神貫相茂惟體氣怕有  
休祥未即承顏惟祈養福



謝徐秘校啓

以因幸會得奉光儀用荷眷存之深遂傷睽隔之遠  
忽承高誼特損謙辭願獎引之過中非孤蒙之敢望  
拜嘉之重爲媿則多賢雋之材神明所相茂惟興止  
休有福祥未即趨承惟加調護竝膺殊擢以慰遐思

謝林肇長官啓

伏蒙貶損猥先臨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望車廚  
繼陳悃悃叙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遇如舊申錫重閔  
相存有加唯賤且貧尤愚不肖學焉昧道仕則曠官  
荷推褒之過情處負媿以終日三陽肇歲萬物同春  
茂惟賢明休有祉福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荅林中舍啓二

幸隣封吟叨綴戚媿仰風誠勤奉問顧缺敢圖盛意  
申貺華辭荷相存之至隆非遽數之可既欽承德履  
茂享春祺更冀保綏少符傾嚮

二

去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獻  
敢圖風誼遠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頌踈之過  
未由占對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指陳不旣

荅定海知縣啓

竊邑海旁得鄰境上布私書之未暇辱重問以相先  
惟知感悚豈易縷指未涯占對尤積詠思惟加自願  
良副所望

荅戚郎中啓



阻闔風貌，因常詠思。重慶誥章，推陞郎署。聞報之晚，  
裁賀未皇。敢意謙明首形，緘問辭博。以厚義高，且聘  
承拜。置前誦玩，亡數喜聞。王事優簡，神宇粹平。某官  
奉國不回，<sup>上</sup>處官以正秩中臺之顯，要柄外鎮之慘。舒  
民無隱情，<sup>石</sup>有異迹。竚聞旌召，續附慶書。

樞密王尚書啓

竊以璿璣上列，齊七政以均和。帝袞輔成，欽四鄰之  
基命。親逢<sup>共</sup>干旦，允屬宗工。恭惟某官，與國忠純。爽邦  
明哲，對越光華。之旦居然文雅之宗，簡在上心。鬱爲  
時棟，雍容<sup>林</sup>示署。嘗密贊於睿謀，叅貳宰司。多委成於  
治體，奮庸甚盛。注意特隆，屬恩誥之誕頒。分鎮臨之  
重寄，居留<sup>神</sup>甸。爲表則於四方，寵進樞庭。當折衝於  
萬里，聲教所暨。慶抃率同，俯念空疎。夙叨存記，縮縣  
章而祇役。望君幄以勞懷，恭聽<sup>音</sup>音。豈勝至願。

與交代趙中舍啓

嘗請代期，當留聽下單舟。在境敢無告於候人，善政  
可師。將有求於令尹，自餘占對。乃盡布陳。

與張護戎

鼎來敝邑，甫次近郊。傳聞使旌，適在州部。將親盛德，  
尤激懽悰。

與譚主簿

爰茲治舟，亦以造境。將聯職治，可巧規模。惟喜則多，  
非陳所悉。

上范資政先狀



某此者之官敝邑取道樂郊引舟將次於近坊歛柩  
即趨於前屏瞻望塵戟下情無任

謝許發運啓

近持悃悞進叩高明荷溫教之見存假善舟而使濟  
亦既就道即將造門惟茲下情感喜殊甚

謝王供奉啓

伏審拜恩鼎來視職惟茲踈賤將庇高明敢圖恩私  
先賜教督感竦之極敷言曷殫

荅馬太博啓二

伏審進被恩章來臨職任茲惟幸會得奉光儀敢圖  
隆私先賜華問感佩之至云云

二

伏審光奉聖恩已諧禮上未皇修好先辱賜書感尉  
至深叙陳不既

荅沈屯田啓

趨承維舊違去尚新唯是企思之深曾無忘去之頃  
致圖恩紀特賜書辭仰荷眷存之尤內懷恐媿之極  
歲六郁沐物且長羸茂惟賢明多有休福竊况藩宣  
之盛倚成陪貳之良伏惟順序自頤副人所望

荅陳推官啓

某受材無它竊邑於此高明賜教褒諭過情窺覩以  
惡懼恐且媿未由占對良自保綬

賀集賢相公啓

代人

恭以葉座流恩玫堂遷秩寵兼常伯守在冬官伏推



慶慰恭以某官襲氣堪與稟精河岳風華懋美嘒若  
東南之筠天韻純淪溫如西北之璞不階尺木遂致  
青雲世圖任於老成日對揚於休命股肱作相素同  
國體之安喉舌命官遂致文明之政茲為異數允荅  
具瞻某充位外藩希風上國觀文辯叙彌高天老之  
台通謁為儀寔遠且晏之日懽愉無狀震慄兼常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

恭審遷秩上公聯華冢宰伏惟慶慰竊以某官略非  
世出韻自天成時歸英特之材獨稟高明之器光華  
漫漫遂適於泰辰文學彬彬適階於臚仕逮濬明之  
正統圖衛翼之元勳周歷清華之階越登機密之前  
通規亮節朝矜式以取平深策遠猷上咨嗟而倚重  
懋惟徽數允合膚公命布幅員喜盈觀聽某久從外  
補邀聽上臚曾馳謁之未遑第承風而竊抃瞻依之  
厚度越于常

荅福州知府學士啓

代人

某啓辭開義風累更元曆雖疆域之相比愧緘疏之  
未皇敢意謙明首書存聘賜之良實重以好辭無因  
至前承拜知悚某官卿材脩固國器方廉登步本朝  
汪翔盛問維高閩之要地實南越之舊都顧賴忠貞  
鎮此襟帶既聞善治宜有寵章用冀保和且須來命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

代人

伏審拜命恩綸頒條侯府竊惟慶慰某官器謀強濟  
業履粹明名日起以貴成勢龍階而獨上儒林妙職



之館方指事以載功岐陽襟帶之邦出承流而宣化  
國家試能補郡顧俊熙天即頒寬大之書召還清切  
之禁某衰晚無狀情契所同顧海上之身寔爲俗吏  
瞻勝中之彥敢附青雲未涯冀見之儀益切瞻言之  
素願臻持攝前對寵光

賀昭文相公啓

代宋宣  
獻公作

恭審肅被寵靈參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  
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  
通于四海二柄萃于一門簡在休辰職繇全德恭以  
某官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挾旦奭之謀謨襲章平之  
系胄逢辰鼎盛序爵彌高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  
豐規振俗遄躋三代之隆嗟彼美豪警吾邊吏有嚴  
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畀茲  
全責欽若壯猷興誦所同巖瞻惟允昔餽通函谷繫  
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實漢家之真宰宜今具美與  
古兼徵某夙附末光雅煩善庇仕藩城而待罪隱若  
自安佔宿邸之移文寔然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

謝及第啓

三月二十二日 皇帝御崇政殿放進士蒙 恩賜  
及第釋褐者四方之傑茂對清光一介之技猥塵華  
選冒榮之辱撫已而慙竊以國家攬八寓之廣具萬  
官之富一化所深人有善行數路之舉野無滯材取  
士如此之詳得人於斯爲盛然猶謙不自足樂於旁  
求比詔郡邑詳延巖穴向非爵有聲采著在觀聽何



以躋上勤佇塞人頰言如某者欲敝而賤其頑且疎  
逢世治文追師鄉道貞冠方屨有賤儒之名高文大  
冊無作者之實吳乾不弔先子夙喪僑家異土歸掃  
窮閭上不能執軒冕以取高下不能力稼穡而爲養  
俛首干進蘄榮逮親適會詔之興毗遂負書而應令  
鄉老署其行薦之明朝春官訾其材置以異等率趨  
法座輩試殊庭僅成骹骸之談復玷高華之選夫何  
抵此厥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德厚兼容風華博照  
斟酌元氣洪纖溥被其仁彫刻衆形妍惡曲成其彙  
乘雲洒潤秉律噓枯使是寒士階於榮路敢不審圖  
大方惇率常憲取所承學著之行事唯仁之守唯道  
之循不以邪曲回精忠之操不以寵利污廉潔之尚  
庶期盡齒無負大賜易此而他未不知所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記

虔州學記

君子齋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桂州新城記

太平州新學記

繁昌縣學記

芝閣記

信州興造記

餘姚縣海塘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虔州學記

虔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推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軍餉逼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嘗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急以至苞濡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之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己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



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鍾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駁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疲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言言詖行詭恠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運連命之權量所以節其曲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群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



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六加風餘俗詠歎之不息  
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此不君臣莫知屈己以學  
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一惡夫非之者乃燒詩  
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  
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  
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  
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  
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龍斗昏哉然是心非特秦  
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  
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由心乎有爲之難則是心  
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  
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  
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  
意乎辟雍學校之事蓋早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  
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  
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  
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  
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度雖地曠  
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黷山抵禁觸法而不悔者  
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  
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  
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丁之爲此名也所以



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德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繫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符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正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以上至查道得



其名自揚借以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任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鏡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



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福州其方六里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拔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也及至有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及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士居後之人焉

和二年



年九月丙辰群牧判官太平市博士王某記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定仲求所作侯之爲州也寬以有制靜以有謀故不大罰戮而州旣治於是夫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庭願興學以稱侯意侯爲相地遷之爲屋百間爲防環之以待水患而爲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闕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蓋往來之人皆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旣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爲先又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之爲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蓋繼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以爲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成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止遊於斯舖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爲是也豈爲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學記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



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于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  
與學道蓋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  
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  
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  
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  
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  
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  
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爲  
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確至今 天子始  
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  
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  
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庫下不宇又其門  
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  
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  
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其使記  
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  
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  
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  
傳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  
數其大吏則 天子賜書以寵嘉芝小吏若民輒錫  
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  
老蓬綠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



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巖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茲彊帖柔隱訕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教吏士以稭收民鰥孤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贖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調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



作宅曰迴車築二亭于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  
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  
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  
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  
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  
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宇而  
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  
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  
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拯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  
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  
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  
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  
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  
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  
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  
臨川王其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堤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  
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堤之成  
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  
任宗之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  
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  
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  
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



以勉民作而除其菑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爲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爲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之闕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爲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爲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久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爲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爲吾曾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萬有一人爲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嗜其可歎也夫爲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爲然既而聞君之爲其縣至則爲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旣而又有隄之投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爲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余讀函詩以其父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嗟乎函之  
人帥其家人勗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  
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  
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  
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歐之也以賞罰用天  
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函之吏自爲而不  
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  
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  
水患遂大浚渠川醜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  
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  
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踴躍然奮其備  
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  
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  
音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  
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  
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函之吏  
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  
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蒲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城陂縣興造記

慈溪縣學記

萬宗泉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撫州招仙觀記

石門亭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眞州長蘆寺經藏記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揚州新園亭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鄞縣經遊記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硤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兩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 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



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  
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  
保福寺葦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  
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吳如  
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  
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  
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  
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  
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  
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  
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  
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竅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  
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子所至比好遊者尚不  
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  
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子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  
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子亦悔其隨之而  
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子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  
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  
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游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息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什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 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五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冲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常慶曆之甲申法冲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于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蓋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五口接而衛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龍石於庭而使未以請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  
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  
言之政至于受成獻賦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  
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  
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  
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  
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  
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  
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  
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  
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  
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  
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  
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  
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  
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  
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斷不搏土如  
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更春秋帥其屬釋奠於  
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  
世之法然也 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  
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  
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  
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于



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廢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母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卽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得洿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爲二池池各有溝注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漸山麓之田旣甃善端請名余爲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官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考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感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雜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為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為然而全



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  
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  
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  
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繫留之山中其石相望  
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  
甥之壻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  
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  
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  
暴剝徑踏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  
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  
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  
槩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  
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  
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  
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大小不以德則民  
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  
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  
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或仁之名而不奪  
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



與客升以飲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  
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  
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  
不欲有所驕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  
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  
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  
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  
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  
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  
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  
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  
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  
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  
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  
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  
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  
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  
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于  
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  
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  
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  
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若細  
補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  
相與從容譽施仁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閭



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  
草木川原以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  
而以爲之曰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踏若  
踞若伏若蔽而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  
得於是而然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于曰  
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  
得止則又曰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  
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  
此

三六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云此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  
故有所繫上石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  
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  
亦不可爲言數此其善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  
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爲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  
者爲高屋十八卷者皆不寡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  
之闕壯麗盡屏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  
天下莫非公出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  
則彼所以出而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  
所建立無二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  
徒衆從余永識其成於是乎書

之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



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于身之所然或秀乎世之所趨  
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  
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劑冀以就完而力不足  
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  
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旣以此  
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老復寬平而不忮  
實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  
有己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  
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  
端新聞之懷瑾皆今之爲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  
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旣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  
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閒語  
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  
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  
八卷於京師歸市廛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  
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  
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漣水之城中  
而因端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  
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  
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  
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鑿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  
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庖廡已又爲閣



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如其年時汝為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西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為墮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為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因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為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況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為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為吏獨其心不須吏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為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尉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章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庠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備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即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蕩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表八筵廣六筵直北為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實至而亭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表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備歲時教士戰射也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於慶曆二年



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官之饒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刀君者金石可豳此無廢已慶曆三年四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亦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撫州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流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注注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總隔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陸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窻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田三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堂與予遊予之歸去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



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序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熙寧字說序

新秦集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石仲卿字序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唐百家詩選序

善救方後序

送陳升之序

張刑部詩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 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  
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其實董周官惟道之  
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章以其多寡有數其遲  
數有時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



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真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庾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有豐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有其辭所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以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下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疇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丁光明則頌之所形容



蓋有不足道也微言與我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庚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望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雖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秀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之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歟謹序

熙寧字說序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諱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



秦何力之能為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說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與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諫院魏略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嫻開封府推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其藁為二十卷公諱政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為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為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天子錄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為朝廷惜也公所為文莊厲謹絜類其為人而尤好為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



其字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子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宗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畫翟之文章榿榿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謫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阯君姓吳氏家於山趾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畫翟之文章榿榿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鑿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不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皇簿其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臯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亦一以練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一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致又焉二應以慰其親察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公之道不行焉

送高郵序

君之才無紳多賦之初君賦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里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言言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而又得調高郵聞三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君言如初色滋喜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微乘機鑽隙撻嚙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嗷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貽景藏采恬處



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護謀今豈不北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古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聞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去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去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勅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高宜爲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

###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



伏讀善教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 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竢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



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之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  
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  
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予子  
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  
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揚劉揚劉以其文詞染當  
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  
顛錯叢庇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  
也方此時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  
污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  
行亦自守不污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界子詩而請序  
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選自揚  
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  
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  
笑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  
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  
乎揚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  
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  
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自於  
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義  
如大裾檐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



心者果異衆人乎。子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子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恐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吾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子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子，子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貨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己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總乎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己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衰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誣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爲予言父母之恩，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彌於中，而擯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群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



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管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一丁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稽治裝而歸。予即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祭文

祭曾魯公文

祭范潁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張左丞文

祭高樞密文

群牧司祭高公文

祭呂侍讀文

祭馬龍圖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蘇虞部文

祭李省副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馬玘大夫文

祭盛侍郎文

祭杜待制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刁景純學士文

祭韓欽聖學士文

祭沈文通文

祭杜慶州祀文

祭曾魯公文

曾魯公為時臣宗小大具宜齊以勤恭 寔相累朝



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社乃終有壽  
賴允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振符帝之十公榮在家  
養具美既壽且康順以卒一公則無憾以返其真  
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某一知最久西望涕頤以  
薦食酒

祭范潁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  
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一丞聞尹帝之都  
閉茲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一自俯趨獨繩其私  
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一不懷有危其辭謁與俱出  
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一以疑嗟力行不回  
慕者興起儒先首首以節一相後公之在貶愈勇為忠  
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一施有餘澤如醴河江  
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一加一宿盜涵仁終老無邪  
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一障澤一田桑有喜戎孽擗狂  
敢騎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  
收一至佐維邦之彥聲之一所一虜不敢瀕以其餘威  
走敵宇鄰昔也始至瘡痍一滿一迫藥之養之內外一好  
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一晏一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  
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一六七一遂參宰相釐我典常  
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由一眾一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  
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一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  
謂宜耆老尚有以為神乎一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  
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就一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



其色辭傲許以容化于歸  
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  
并縑惡粟閔死憐窮惟是  
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孰埋于深孰缺乎厚其傳  
共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  
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  
涕哭馳辭以贊醴羞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憤意氣  
家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  
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類  
公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  
皓髮驚賦分當先弊孰知  
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漣  
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  
縉纒弔禍問疾書猶在眼  
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  
班禰義不愧心君實愛我  
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 若公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  
公為其子請昏于我先君  
不幸公覲京師計逮公門  
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  
以時乃今公薨獨以寡故  
財無以祔祭又  
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  
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  
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耶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茲廢興  
亂治成敗安危猷為之君  
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  
銘詩乖離詭駁有萬其辭  
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余  
海畜其富無訾孰窮其源  
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  
辨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  
謂且永年左右詠咨曷  
其凶弗耄弗期凡我常僚



曷已其思為此溥物以將

悲

群牧司祭高公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

鬱鬱湖海茫茫彌我密命

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

臧駟駟之良兵賴以盛

公用勤告遂圖厥政某等

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

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翻

共旂來陳溥物以告長遠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賓周

氏胙國重光奕休于辰

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冢嗣

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

太常是為世臣焜耀家邦

騫方奮厥隕誰使震驚

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

公弟僚於公之殯祇薦

醪羞

祭馬龍圖文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

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

習為縣之風謠去幕府而

遊依國門之嶢嶢始逢

君之執勒屢顧我而回鑣

揚子之既見方曉城之

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

長之驕君言事以止出

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

迨話宿昔以終宵以牧

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

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

志遙距乖隔之幾何忽水

而風飄書半塗於萬里

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

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

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

衆言之抵牾排異學之

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

悟而同條嗟墁人之已矣

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

猶在黃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固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間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去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蜮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情真觴

祭蘇虞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永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去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 壽朋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即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計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尚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逝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進尋陳亦淮水之上冷城之側握手笑語



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於安知彌年乃見哭庭  
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  
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為歎惜撫棺一真以告心惻  
尚饗

祭馬玘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強明為時能吏劇劇撥煩易於屈指  
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內遷  
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摠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某聞之行義弗高  
慙者則已行義既高位  
與幸下憾者則人在己無慙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  
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泣然哀極  
死賻存託殯得官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  
有其尊我獎我矜均其子孫戴德莫酬誰謂我人去  
公三年問不再行豈曰怠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  
得謝歸曾幾何時計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  
醜棺前廢不可奔會吏役盡室而南哉恨含慙轉  
移寒暄乃今來歸公喪且其骨纔命使人薄進蘋蘩嗟  
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杜待制文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  
於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  
公心豁豁不置牆唯有利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  
服之無賤推以時施宜以每成又况於公強果以行



物貴於時常以其少也 矣子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蟠  
江落而東宇厚密牢上 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  
酌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文 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 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  
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 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  
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 志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  
困厄窮屯又從躋之使 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為此  
有繁彼石可誌於丘雖 不屬我我其祖求請著君德  
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 在醪羞

祭刁景純文 士文

嗚呼丁公不佞不求坦 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  
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 之相伴惟其動必依於仁故  
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 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  
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醪 羞也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為君兮邦之特目揚 委兮頽髮澤紛百家兮並涉  
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 兮無矜寬恂恂兮莫逆出當  
官兮發論使權彊兮象 白心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  
誰嗇具壺觴兮酌哭攀 壺兮車兮啓夕豈獨愁兮吾僚  
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 兮已矣冀來嘉兮魂鬼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 矣其光輝矣其榮有所不為  
為無不果有所不學學 而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



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  
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  
昏然豈特故人爲之流漣馳哀一酌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卅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  
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具予而不足以齡不肖之  
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  
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五







